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一枕奇
第九卷 揮金穴上官制下官 俠女娘談父還成父

《清平樂》：真堪笑倒，世間阿堵好。同哺鼠貓一樣飽。鑽把天公惱。
匣中一劍哀鳴，寫盡人間不平。打點閒中鉛粉，傳將朱劇先聲。
過了兩日，按院一角文書，打到南昌刑廳。刑廳當堂拆開，是批來一張狀子：
稟狀婦萬氏為呼夫起死事
批道：

時大來委屬南昌府學生員，已經查確，劫盜係隔省風聞，賊證無據，仰該廳細審，保候報。

刑廳即時開會堂上，知府想到：「這強盜果的神通，那邊劫賊走了，這邊又打通按院，窩家極富可知了，待按院起了身，依舊拿來，只宗買賣不怕不還，結在我身上。」只得將時大來送到刑廳。刑廳略問道：「你可是南昌生員麼？」時大來道：「犯生某年進學，某年科舉幾次優等。」對答如流。刑廳道：「既是秀才，原何不謹慎，列名盜賊黨中。你造化了，按院開釋你了，可有的當保人麼？」時大來未及回答，兩邊皂隸吆喝道：「問你可有保人麼？」門外一個人，進來跪著道：「小的是本坊總甲，情願保他。」刑廳道：「上司人犯是要緊的。」那人道：「小的叫做錢可通，老爺要人時，呼喚小的就是。」遞了保狀，喝聲出去。錢可通將他背了，送到他家門首，敲敲門道：「娘子開門，你相公回來了。」萬氏裡面道：「你是甚人，敢來取笑我。」時大來道：「我當真回來了。」萬氏聽見丈夫聲音，急忙開門，訝道：「你緣何得放出來？」扶了進屋，閉了門。時大來道：「大是奇事，我自分兩三日內，要磨死的。那曉得，刑廳調我出監，說是按院開釋了。你可燒炷香，答謝天地祖宗，再祝贊那按院。」著萬氏果然點了炷香，手打問訊道：「天地祖宗見憐，這樣清明官府，保佑千子萬孫，代代公侯。」祝完，又磕了幾個頭。正是：

一片香燒祝壽眉，九宵無語簇口口。

憑誰伸出通天手，網得人間乞命繫。

萬氏道：「我前日往按院告狀，還把我打罵出來，今日為甚麼忽然有此恩典？」時大來道：「去告狀不要錢用麼？」萬氏道：「那得錢用，你來的那包物事，都把姓呂的去了，後來又打騙錢，是我回絕了他。」時大來道：「莫說姓呂的罷，原來這場事，都是他鼓弄來的。靠天掙出身子來，就窮些，強如在監裡那般受用。若是不遇著這廉明按臺，恐怕對你開坐恁一會，也是不能夠的。」須臾天漸黑了。又聽得有人輕輕叩門。時大來嚇呆了道：「切不要輕易開門，前日因夜裡開門，惹這場大禍。今日又怕是那起的來了。」萬氏也不敢做聲，外面叩門的急了道：「還不開門，我是風。」時大來道：「或是風鬍子來了，快些開門。」急忙開門，已見風鬍子走進門了，他把時大來一看，但見得：

垢面蓬頭，草鞋綻襪。鵝衣掛體，渾身養蟲子千餘；蛇腹橫筋，腰邊沒銅錢半個。兩腳跛能履，人說是出獄的死囚；一盞燈無光，我道是地府中活鬼。

時大來道：「果然恩兄來了。」風鬍子道：「特來賀喜你。」時大來道：「自從別後，一路無事，誰想才到家，遭這場風波。幸遇著廉明按院，把我開釋，這才是神明父母。」風鬍子道：「哦，果然神明。」時大來道：「我連遇幾個官府，那個不敲夾，要招黨羽，需索銀兩，若非遇著這官，就也不能與你相見了。可笑刑廳叫保我，正無頭腦，又湊趣遇著一個人，情願保我，又背我來家，錢也不曾謝他一文。命不該死，處處巧湊將來，恩兄，這不是天地間奇事麼？」風鬍子道：「果然這般湊巧。」看他把鬍子抹了一抹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實對你說罷，我來會個朋友，在前日那灑樓上，只見尊嫂啼哭走來，我就也疑心。細聽他，他說的卻句句似你，我只做故意問他。哄了那原狀，當晚送了二百兩赤金進去，內面回出，明日聽發放。又把了一兩銀子，與錢可通，並打點衙門，伺候領保。你說這般湊巧，那般清廉，若是都恁樣起來，天下該久已太平了。我輩從何處站腳，你懂得麼？再莫說書呆的話罷。」時大來才如醉力醒，起來拜謝了。這恰是：

一日被蛇螫，三年怕蟾魚。

與君半夕語，勝讀十年書。

風鬍子道：「我曉得，你還未晚膳，我去就來。」身出門，不一時，只見送了兩擔東西，卻是兩隻蹄子，兩隻大雞，一尾大魚，一方羊肉，又是一壇酒，並那些柴米小菜。風鬍子道：「快叫嫂子烹調出來，與你作長夜之飲。」俄頃，熱湯湯的排滿了一桌，兩個人橫吞大嚼。風鬍子那裡耐煩用杯子吃，叫道：「取個碗來。」一碗一碗如流水灌酒不歇。萬氏在灶口，那裡燙酒得急。風鬍子道：「可將那壇都傾在鍋裡熱來，壺把酒應不得嚙頰子。」稍須，酒已呷的差不多了，盤花已開了，方才象得有個斯文的意思。風鬍子道：「酒夠了，且講話著，你如今脫了難，還是怎樣？」時大來道：「正在此想，家無分文，沒有計策。」風鬍子道：「按院不久復命，這些人那個肯放鬆一著的，不時間依舊把你口口起來，再也難設法了。我看你立心忠厚，將來定騰達的，你可速往西北邊去，改名換姓，圖個上進。倘得際遇，任你天涯海角，我也來與你相會。」將腰邊一摸，拿出一包物件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這是一百兩銀子，將些安家，拿些去做盤費，明早速速走你的路。離了禍胎。我去了，前途大家珍重。」時大來打帳帳與他商量詳細，他呀的一聲門響，已自不知去向了。萬氏出來道：「風鬍子見識不同，定要依他。」時大來道：「怎不依他，先前愁沒銀子，有了銀子，就是仙丹。只是我與你才得相逢，早又別離，你嫁我這樣丈夫，忒難為了你。」萬氏安慰了他，燒水與他洗浴。取出幾件衣服換了，收拾鋪蓋，又將銀子也分撥了。結束停當，趁了南京回頭船，各自灑了幾滴眼淚而別。正是：

紅鸞不把鴛鴦訂，唯見鴻南燕北飛。

卻說時大來到了船上好睡覺地方將養幾日，又是個樣子了。順風順水，到了南京。時大來道：久聞南京名勝，都不曾到。出路由路，且游說他幾日，再圖前進。將行李寄在飯店內，換了一件道袍，往大街踱一踱。又道：報恩寺是個好去處，不免到那裡一遊。問路到了報恩寺，看見一個和尚，在那裡說平話。他心下無事，站在人叢裡，已聽他一回。那說的是件新聞、是揚州張文秀的故事。說他如何受苦。怎樣被查。他卻想到自家身上來。道：這樣苦也還算不苦，如我才是真苦哩。聽得會心處，忘記回來，直等他說完散場，他方才同眾人一齊散了。

回到店中，吃了飯，正待上牀，脫下衣服，只見腰裡輕了些，摸了一摸，銀子不見了。又道：或者收在被囊內，不曾帶在身上。又打開被囊，抖了幾抖，那裡得見。將裏腳認一認，有一條刀縫，跌腳道：「呵呀，原來聽書時被剪綹的剪了去了。」一夜裡，捶牀搗枕，翻來復去，那裡睡得著？想道：「風鬍於如何囑咐我，叫我前途珍重才是。上岸就弄這個拙，前兩日幸在船上，若走早路，不知幾時就弄下拙來了。如今是撞壁時節，不可進尺，不可退寸，路窮才是窮，如今卻怎樣處？」次早。只得將那牀棉被，賣與店家，算還飯錢。還找得七八錢銀子，這時卻緊緊口著，不肯放鬆。連那遊玩的情興，都掃了一鼻子灰。尋路過江，盤費無多，日裡尋得個饌饌，糊過一餐，就也不敢買飯吃了。走到山東地方，此時盤費一釐也無。又是隆冬近年時節。身上只得一領道袍，日間准衣服，夜裡就將准被。有詩為證：

人看是件衣，我看是牀被。

夜裡蓋著衣，日間穿著被。

人只當一件，我算雙寶貝。

傳語世間人，出門最省事。

時大來在無可奈何之際，那裡又有個呂蒙正破窯不成？只得托大意上了飯店，說道：「年節近了，我借這裡住幾日，過了新年

再去。」店主人道：「但憑尊意，只是年到歲畢，要先借兩把銀子，糴些米才好。」時大來道：「身上卻沒有銀子，待我略住兩日，設法與你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我看你象個讀書的，你寫得字麼？」時大來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店主人道：「你剛才說沒銀子，我這地方少個寫春聯的，你若寫得字，胡亂弄枝筆來，一日到可以賺得些飯錢。」時大來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就向主人借了一管筆。寫個招牌道：代書春聯。

須臾之間，一般也有人拿來寫的，那日就賺了四五百文。次日，來寫的又多了。果然，北方人樸實，就有一班讀書的，拿紙要他寫單條，他也大著膽子，不論多寡，拿來就寫。那些人嘖嘖道：「好個蠻官。寫得妙哩。」到了二□六七，挨年時節，舖子都擠不開，連那買飯吃的，都拿在大街板凳頭上坐吃，讓他寫字。約莫也賺了□幾貫錢，喜得時大來了不得。正是：

憑將一種斑斕管，黃金頑鐵總由伊。

卻說東昌府有個閒住鄉宦，姓袁。這人原任太常寺卿，因彈了王振一本，掛冠回來。旨下卻也寬恩，與他一個罷閒名色。這袁公雖是罷閒的官。卻是建言，回來不比別樣壞事的。名聲赫赫，京中鄉里，誰不敬重。他聞得人說，個蠻官兒寫得好字，因領了兒子，一來街上閒行，二來就看那寫字的。原來他兒子叫做袁傑，雖未進學，童生隊裡卻也算最通的了。兩父子走到飯店門口，看見寫春聯的甚多，他接過一看，道：「字雖不甚潔練，卻也算寫得的了。」須臾，袁公擠進屋來，對時大來道：「請了。」店主人道：「袁老爺也來了，貴人怎踏賤地？」時大來料是個大老，連忙整衣，作了揖。袁公道：「妙作好興哩。」時大來道：「流離之人，借此餬口，怎算得字。」袁公見他出言儒雅。問道：「曾讀過書麼？」時大來道：「略也讀過。」袁公把些古文。並吳下幾個名士盤問他，時大來一面寫字，一面對答如流。袁公訊過姓名，暗道：此人不似賣字的，便道：「這不是個養賢之所，老兄肯見教，到寒舍少談一談。」時大來道：「晚生何緣，敢望登龍。」袁公問道：「時相公有甚行李麼？」主人道：「客人的行李，像的都在身上。」袁公道：「既沒行李，即同過舍罷。」時大來謙遜一回，只得相隨同去。正是：

生意憐衰革，閒情錯落花。

路旁相借問，若個孟嘗家。

時大來到了袁公家，方知是個名宦。袁公命酒飯相待，問道：「既然流寓，文字上還不荒疏麼？」時大來道：「晚生因家貧失館，飄泊多年，八服後本業雖未荒疏，還求指教。」當晚便在書房住了。次日，袁公出了兩個通口，命兒子與時大來做，到了下午。都做完了，稟上袁公。袁公見了時大來文字，大加贊歎，道：「不但不荒疏，已文質相宜，八音並奏。決科之才。老兄既有此佳藝，曾進賢宮否？」時大來不敢明言，只道得：「半生流落，空度時光，實未游泮。」袁公道：「明年大比，宗師定然科考，就屈留敝齋，命小頑同筆硯，就認寒家籍貫，兄才若在北邊，定然聯捷的。」時大來一個飄蕩之人，有甚不踴躍從命。袁公另打點一間書房與他同兒子讀書，你說那時大來自失館之後。終日坐監坐本，何曾一刻拈著書本。通了這個知己，書笈又富，怎有不埋頭的。過了新年，恍惚又是三月了，只見袁公道：「宗師已發牌，按臨本府，府懸掛告示就考。時兄有現場之興否？」時大來道：「公郎文藝大進，定然高錄，如不棄，相陪可也。」袁公就令他改姓袁，他又要存些本來面目，起名叫作袁時。府縣二案，都是袁時做了第一，袁傑附案有名，到得宗師那裡，袁時又是第一進學，袁傑也進在第三名上，報到袁公大喜。正是：

雖然換得新頭角，看來還是舊家風。

次日，衣巾了約會一齊去謝考。只見那宗師，只管將那袁時看了又看，謝過了出得大門，聽得宗師傳喚巡捕官。巡捕進見宗師，道：「你去問那新進的案首，住在何處。」巡捕官趕上來。問道，「老爺問案首在何處住。」袁傑代回道：「在大街上，大橫街袁老爺衙裡住。」巡捕就來復命，宗師道：「你可到袁老爺那裡去對他說，老爺極喜案首的文字，衙內有個小公子，要請他教讀。須立時請來，如違重責。」巡捕應聲道：「是。」

卻說二袁出了衙門回家，拜了袁公。袁公治酒作賀，正在那裡排宴，只見門上人稟道：「學道老爺差了巡捕官來說，要請案首袁相公，進衙去教讀公子。」袁公道：「果有此說？」門上人道：「巡捕官還在外面候著哩。」袁公大喜道：「大來，可滿一大杯，這學道操守雖不甚高，眼力還算得個老甲科。他既取你做首，又來請你教讀，明明是刮目相待。且乾幾杯，做個利市去。」稍頃，巡捕官催促，同袁公只得放了，出門和巡捕官一路去了。正是：

豬羊牽入屠子門，尚爾搖頭仍擺尾。

你說這提學是甚人，偏偏的刮目時大來。原來，這提學就是那任知府。他在潮州賺了些銀子，謀到這個學道。起先是無心中看文字。取了時大來。至來謝時，見他丹墀上一步步走來，就道：「這是那強盜時大來，劫獄走了，又在這裡做了秀才。這人這樣神通。」認了又認，毫無可疑。又道：「可怪，又姓袁，難道是姓袁的面龐與他怎樣相肖？」那時大來是無心的，憑他看了又看，難道好迴避他不成。任提學想出請教讀的計策來，要當面盤問他一番。不是便罷，倘真是這強盜，設法處他一死何難。時大來那裡知道這些利害，踉蹌擺擺跟著巡捕官走，還覺得洋洋得意一般。到了衙門，傳點進去。那學道坐在上面。開了門，請他進來。這時大來行到面前要行廷參，只聽得打鼓封門，退過堂。提學一拱，把他拱在一間耳房內，作揖坐下。那提學道：「前日的文字，果然做得好，也不負我刮目一番，請問袁太常是賢契甚人？」時大來道：「是家伯。」提學道：「據賢契語音，不似北方學者。」時大來遮掩不來道：「原籍山東，一向遊學江西。」任提學知著手了，問道：「好些面善，曾在那裡會過？」時大來抬頭一認，才認得是那個任知府。一時間，侷促不安，含糊道：「卻也似會過的一般。」提學拱了一拱，退回衙去了。

時大來魂飛魄散，自付道：這是任知府無疑了，怪不得他只管把我認識，又來請我，原來我的死所閻王，注定山東地方，只望借此出身，博個吐氣揚眉的日子。那曉得，到處俱撞著死路，罷了罷了，這是命如此。若論前此是幾時死的了，這還算多活了年把。如今往那裡飛去，只索由他。倏忽天已暮了，時大來滿肚憂疑，那裡敢睡。聽得起更了，又一更兩點了，約莫到二更時分，聽得裡面傳點，叫把衙的開門。把衙的答應，接鑰匙開了門。衙內走出一個大叔來，手執燈籠，那人怎生打扮，但見他：

頭帶一頂鬚帽，身穿大袖青袍。香噴噴烏絲再鬢，粉撲撲紅暈含桃。一步步腰肢娉婷，好似春前楊柳；嬌溜溜齒牙香軟，大勝巧囀營雛。不是隨住的龍陽，總然跟轎的行眷。

把衙的道：「大叔往那裡去？」那大叔道：「請來的袁相公在甚所在？」把衙人道：「在這廂耳房。」那大叔道：「你去，不必跟隨我。」把衙的答應去了。只見那大叔來叩門，時大來道：「這時節衙裡著人來做甚，有些古怪。」戰篤篤的開了門。見是一位標緻大叔，時大來連忙作揖道：「大叔來此貴幹，老爺有甚吩咐？」那大叔坐下，把頭低下似害羞的一般，半晌不作聲。時大來道：「夜深了，老爺睡未曾？」那大叔把臉紅了一紅，道：「你是江西時大來，為何改了姓袁？」時大來聽得這句話，就似腦門上一個大霹靂，躲閃不及，慌慌地答應道：「我是山東本籍良民，不曉得甚麼時大來。」那大叔道：「你休瞞我，你的禍事到了頭，還說假話。你實對我說，我特來救你。」時大來道：「你且講來。」那大叔把帽子一除，道：「我不是甚大叔，我是衙內小姐。」時大來見說是小姐，越發呆了。忙立起身，道：「請問小姐到此貴幹？」小姐道：「不瞞你說，自那嶺上遭劫，妾身被擄，蒙那位好漢送我回來，說道先生是個正人君子。彼時妾從營中出來，家父心疑，斷沒有完璧歸趙之理。雖不明說，待妾禮貌甚疏。妾是女孩兒家，雖是一塊無瑕之玉，怎好啟齒。無端風聞，標梅期過，家父也不好向人說結親了。請問先生既是正人，為甚與此輩往來？」

時大來方才將失館說起，到劫獄時止，言言真切。小姐道：「我也知先生不是做這事的，向日欲在老父面前為你表白一兩句，女兒家無因說起，只得隱忍。不期今晚老父回衙道：時大來這強盜又在這裡，他前次劫了獄，又買贖了按院，今又冒藉做了秀才。這強盜委實是神通，我哄他進來，認的真的了，明早尋件罪過，將他處死，除了一個禍根。此時，妾雖聽得，知不能相救。只得候老父睡熟，改裝出來，放你一條生路。我有二□兩銀子在此，你可速速拿去，遠走他方。妾若隱藏得過，向後情願出家為尼。若是追究起來，我一向也是廢人，即尋個自盡，那世去為人罷。先生快跟我走，恐老父醒來。」時大來此時有話也說不出了，只道：「蒙

小姐見憐，異日作銜環之報。」小姐依舊戴了帽子，叫道：「巡捕官開門，老爺吩咐叫送袁相公回去。」大家答應了，開了門，放時大來出去。小姐叫道：「封門。」又看他把門封了，隨攜燈籠進歸私衙不提。正是：

只道是私奔紅拂，卻原來暗放裴生。